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寒假结束，孙囡团团开学了。才六岁多的孩子，书包已经是个拉杆箱。看着她娇小的背影拖箱踉踉而行，阵阵鼻酸。才一年级，各种课本的分量就重到必须用拉杆箱来承载，今后的路，不堪细想。

她的寒假作业，我们不妨采撷几个片段。

语文：“记寒假里一个最有意义的故事，分五个段落写完它。”

她才学了十几个字，连造句都未教，这样的题，不明摆着要家长越俎代庖、弄虚作假假嘛！读书的究竟是家长还是孩子？！

数学：找规律——“3、5、—、9、—、13。”请在空格处填写正确的数字；英语：每天阅读一篇新课，读完考试，每天一考。考完上传视频；体育：每天一段瑜伽或跳绳。及格了上传视频。

孙囡的曾祖母原来也是人民教师，九十岁的她倍感困惑，哪能屋里厢变成某分校了？功课介难，寒假究竟放没放啊？！

班里团团成绩还算是前三名的，据她说，其他的孩子常常急得大哭。

以前伟人曾坚决反对把学生当敌人，搞突然袭击。现在看看各地的学校，真是遍地烽烟……年前听了一个悲情故事。

说是普陀区的“环球港”附近有个小区，每晚7点30分一过，必然传来凄厉的哭声和某男的狂吼声。哭的是个男生，声如锯齿，瘆人；狂吼的是父亲，外号“狂吼男”，声音粗粝而绝望，夹杂着怨恨和焦躁。

你恨铁不成钢，是吧。问题是你知不知道，金属中，“钢”并非是唯一啊，是金属都有用，不成“钢”，可以成镍、成铜、成铁、成锡、成锌啊，但他不，他非要儿子“成钢”，于是每天都对儿子狂吼、猛吼、疯吼，时间一长，那小区里的庶民居然也习惯了，如同公鸡定时打鸣，大自鸣钟

## 夜幕下的“怒吼”

入驻社区，吼声一起，小区的老太太们就笃悠悠说，快晚八点了吧。

那可怜的初中生，本来也许可以成为修车达人或烹饪大师的，现在被逼着要按时完成他天天眼冒金星的课堂作业，偏偏一做就错，一考就砸，惹得他父亲天天作狮子吼，据说这孩子对同学说他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耳边没有吼声。

谁想天地不仁，如他所愿，突然有一天，小区晚上八点前后倏地宁静了，吼声没了，有顷，一辆救护车大呼着警报，风驰电掣地赶到，倒了霉的狂吼男此刻仰天八叉地被抬上了车，已神志昏迷，救到华山医院，没了。脑溢血。

其太太对人哭诉，那日刚刚张嘴大吼，突然木僵，倒地，“血管爆掉了”。

悲夫！问题是吼声并未因此中断。只不过换了尖利的女声，据说为妻的要继承老公的遗志，誓送儿子进“一本”。

作为该小区的居民真是十分痛苦，那女声的分贝远比男声难以忍受，那是一种钢精钢被恣意刮底的啸叫，以至于周围的人们喟叹，邻里唯有听障人士才能继续乐观向上地生活。余者自祈多福吧。诡异的是，勿论狂吼男还是啸叫女，面对他们给小区带来的伤害，始终不曾有过一人上门指责，似乎“狂吼教育”再严厉也是最大的政治正确，遗憾的是，这样的姑息直接导致的后果是，没几个月，某晚八点一过，小区也倏地宁静了，啸叫声戛然而止，有顷，一辆救护车啸叫着，风驰电掣地赶到，可怜那男生的母亲也失去了知觉，也“爆掉了脑血管”，送进她夫君同样的医院，脑溢血没了。

初三的男生因为“要中考”，几个月内就把自己变成了孤儿。“环球港”附近的小区恢复了宁静。我不敢多想团团的未来。[E]

金属中，  
“钢”并非是唯一啊。